



周恩来

交往纪实

于俊道◎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恩来

交往纪实

主编：梅 贻 肖 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交往纪实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61-1863-4

I. ①周… II. ①于… III. ①周恩来(1898~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060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斌
责任校对 詹福松
责任印刷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22.5
字 数 354千字
定 价 4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交替患病之时——周恩来与毛泽东	张玉凤	1
毛毯情深——周恩来与朱德	苏叔阳	10
生死的情谊——周恩来与王稼祥	朱仲丽	13
“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周恩来与宋庆龄	陈漱渝	16
慎始慎终的友情——周恩来与张澜	林 洪	22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周恩来与郭沫若	李畅培	25
因缘·知音·诤友——周恩来与黄炎培	尚 丁	34
生死相托,心心相印——周恩来与邓颖超	众 忆	45
“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	习仲勋	56
“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周恩来与叶挺	叶启光	59
“我没有保住他啊”——周恩来与贺龙	薛 明	63
“总理,我想通了,我检讨”——周恩来与陈毅	铁竹伟	75
13次手术之后——周恩来与叶剑英	权 野	78

担架队长——周恩来与陈赓	景 堂	80
“主席表扬你,说你做得好”——周恩来与傅崇碧	董保存	82
民族干部的知心人——乌兰夫的回忆	乌兰夫	92
“你过去的历史,中央是了解的”——周恩来与包尔汉	李儒忠	94
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周恩来与阿沛·阿旺晋美	李儒忠	97
“他是一团火”——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回忆	帕巴拉·格列朗杰	100
实现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周恩来与溥仪	王庆祥	102
历史性的会见——周恩来与张学良	窦嘉绪	113
“文协”的艰苦岁月——周恩来与冯玉祥	于志恭	120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周恩来与于右任	屈 武	125
经久不衰的友情——周恩来与张治中	余湛邦	131
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周恩来与张冲	仲向平	139
“周恩来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周恩来与鲜英	何林中	145
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古耕虞的回忆	古耕虞	148
人类最高尚的灵魂——周恩来与谢觉哉	王定国	155

恩情重如山——廖承志的回忆	廖承志	160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谭启龙的回忆	谭启龙	165
最后一次言传身教——罗青长的回忆	罗青长	171
征途指引赖周公——朱学范的回忆	朱学范	174
“你是个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周恩来与钱正英	曹应旺	180
耳提面命,铭心镂骨——荣高棠的回忆	荣高棠	183
用双黄蛋慰劳秀才——吴冷西的回忆	吴冷西	187
外交场合的艺术大师——熊向晖的回忆	熊向晖	190
“你们对日内瓦会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周恩来与王炳南	张 荣 孔繁敬	201
周恩来和我家四代人的交往——章文晋的回忆	章文晋	205
信任和爱护——周恩来与李四光	李 林	211
“毛主席关心你,是他要你作北大校长”——周培源的回忆	周培源	215
“我们也在这里庆祝一下”——钱三强的回忆	钱三强	217
“要茅以升亲自签名保证”——茅以升的回忆	茅以升	220
“他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兄长”——周恩来与林巧稚	王 晨	222



“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周恩来与邹韬奋	张仲实	224
“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周恩来与陶行知	吴树琴	228
“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周恩来与马寅初	胡 韧	232
“我等着为您做百岁大寿”——周恩来与齐白石	齐佛来	238
“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周恩来与老舍	胡絮青	242
热情魅力,令人神往——周恩来与顾颉刚	王 晨	247
“人各有志”——周恩来与严修	严仁赓	249
“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周恩来与张伯苓	梁吉生	251
尊 师——周恩来与高盘之	田 岚 邱贻忠	253
“这是人民的财产啊”——周恩来与任白涛	嘉 尧	254
“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周恩来与黄春谷	熊向晖	255
“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周恩来与程砚秋	晓 玉	258
恩情暖人心——秦怡的回忆	秦 怡	266
“这两下敲得好”——周恩来与严凤英	王冠亚	270
“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嘛”——周恩来与王汝祥	王正龙	273

“又让你跑一趟,耽误你的工作了”——周恩来与朱殿华	晓 雨	278
“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与章水泉	罗与之	280
和总理话家常——周恩来与冒广生	舒 湮	281
“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周恩来与阎锡山	赵 晋	285
横眉冷对,英勇无畏——周恩来与张国焘	张 海	293
情谊深似海——周恩来与胡志明	何延虹	296
真挚的国际友谊——周恩来与吴奈温	金畅如	301
历史性合作——周恩来与斯诺	路 元	307
“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周恩来与卓别林	朱安平	310
我的人生之师——冈崎嘉平太的回忆	冈崎嘉平太	313
周恩来总理对我的厚爱——松崎君代的回忆	松崎君代	318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周恩来与尼克松	王 立 邱盛云	326
卓越的谈判艺术——周恩来与富尔	王文博	335
“世界闻名的大外交家”——周恩来与赫鲁晓夫	李越然	341
“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周恩来与柯西金	龚惠平	343

交替患病之时

——周恩来与毛泽东

毛泽东突然休克

1972年1月，毛泽东由于过度劳累，再次犯病。病来得突然，我们这些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这一次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吴旭君同志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急切地呼叫“快来”。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毛泽东的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毛泽东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

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毛泽东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毛泽东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

此时，毛泽东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毛泽东，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他的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我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

毛泽东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时在场的人，对于毛泽东的安然醒来，无不惊喜万分，一个个像孩子似的乐了，好像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其实，大家是有意识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担心毛泽东紧张。当毛泽东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详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跟我们讲，周恩来总理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他曾带领毛泽东这边的医护人员对毛泽东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这次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我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虽然在病中，却清晰地记得尼克松于今天抵达北京。他躺在病榻上不时地问尼克松专机抵达时间以及到京后的情况。我们都出出进进地忙碌起来，把了解的新情况及时地报告他老人家。

尼克松一行刚刚参加完周恩来总理为他们举行的午宴回到宾馆，正要休息时，毛泽东决定会见尼克松。我们报告了周恩来总理。这时尼克松总统一行到北京刚刚4个小时。

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项重要日程，但没有具体安排在哪一天。我们也没估计到他会这么快就会见美国客人。

周恩来总理接到通知后即找基辛格，告诉他：“毛主席想见总统，请你一同去。”基辛格完全没想到这么快就能会见毛泽东，他马上通知了总统。

毛泽东这个决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处，首先是在他生病期间，客厅里摆了一张大床，以及其他一些方便病人的各种物品，会客室需要整理。更为麻烦的是毛泽东近一个多月生病，衣貌不整。他头发长得很长，胡子也好久没刮了。

要会见这么重要的外宾，平时不很讲究衣着外表的毛泽东只让理发、刮脸，别的事都无所谓。他的性格和脾气就是这样。

理发师是个技术熟练的人。他很快带来理发用具，抓紧时间给毛泽东理发、刮脸，然后再擦上头油梳理一番。此时，毛泽东穿上那套我们给他量制的灰色“毛式”衣服。大家熟悉的领袖形象立刻又出现在眼前。除了

浮肿和有些虚弱的外表，倒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午后，毛泽东由我搀扶着病弱的身体，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和随员洛德先生。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历史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描述——“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1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谈话结束后，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气色很好。’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我们的新闻单位在有关毛泽东会见外宾情况的报道中，较为客观地报道了这次会见。报道说：“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1个小时的会谈。”我注意了，这次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之类的词。

周恩来患病

在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我见周恩来由于长期地过度操劳，身体显得很瘦弱。但他精力充沛，举止庄重、亲切，仍不失他那特有的风度，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敏捷的一举一动仍像年轻时一样，永远不知疲倦。

然而，人终究不是钢铁，钢铁般的人也会疲劳的。1972年5月，周恩来在查体时发现了癌症。这个令人讨厌的病，落到周恩来的身上，又来得如此突然，不要说对毛泽东震动很大，就是我们这些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实在太突然了。

周恩来的病经专家确诊之后，医疗组即写报告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展开医生的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后，他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

在那个动乱的年月，天灾人祸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患着重病，党、政、军及全国各地的工作还需照常艰难地运转，周恩来仍是夜以继日地带病超负荷地工作着。他承担着我们国家繁重的外事工作，主持会谈和接见来宾，除此之外他还要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来文来电和全国各地的问题，以及送毛泽东、政治局同志传阅的文件。他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仍然那么精细，毫不马虎。差不多每一份电文上都留下他阅后的圈点和自己的意见。特别使人难忘、感动的是他自己忍着难以忍受的病痛，还要在送给毛泽东以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的文件上写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要为因事因病暂时不能看文件的人注上“暂不送”的字样。

毛泽东给周恩来送沙发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样式，多是采用俄式的，比较高、大，坐垫比较硬。这种沙发垫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主席用这种沙发，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我同吴旭君同志商量，能否给毛泽东做一个软一些的沙发垫。她同意我的意见。并向主管这里工作的负责同志报告。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同志出面到木器加工厂给毛泽东加工了一个样品。坐垫是用乳白色的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比过去弹簧垫软多了。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摇了摇，对我说：“你看，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就不舒服，他的腿就得悬着。”并说：“做沙发的人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的多，只考虑高的人。”他嘱咐：“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毛泽东体察事情很细微。当他坐上一个较为满意的沙发椅时，马上想到了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同志、朋友周恩来总理。这是一种怎样的深厚情感啊！

周恩来患病4年多的时间，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他。毛泽东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特别是在患眼疾不能亲自看病情报告时，我每次读医生的报告，他都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当我读过之后，他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1975年2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毛泽东这时在湖南长沙养病。当他从医生的诊断报告上得知这一情况时，躺在床上忍受着失明的痛苦，很是伤感，他费力地一字一句对我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我照毛泽东的嘱托给周恩来值班室打了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病情、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达了毛泽东的亲切问候。

为了让毛泽东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手术情况，我们来不及通过中办秘书局，直接从周恩来住处西花厅或者305医院将病情概况呈送到毛泽东处。我曾多次直接收到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毛泽东知道后总是让我马上读给他听，听完之后又嘱咐我：“快去办。”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虽然，我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但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乃至全国人民一样被总理那种为党的事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对恩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和敬重。每当读了一份份令人心碎的医疗报告，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又怕引起毛泽东的过分伤感，强忍悲痛不敢表露……

给毛泽东眼睛做手术

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患病，不必说谁的病重些，谁的轻些，从身体健康情况来说，毛泽东病的程度超过周恩来，有时周恩来的病发生变化，又重于毛泽东。就在他们交替生病之时，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一种严重的疾病。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吃力了。对于一个多年亲自批阅文件、亲自动手写文章的人，一位手不释卷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难忍的了。但毛泽东不仅对战争和恶劣的环境曾以超人的毅力去克服和战胜，对待疾病，他也同样忍受得住。他挺着，不让我急急忙忙为他请医生查病，也不让我告诉别人他看不见了。

面对将要失去阅读能力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怎么批阅文件。他自



己一生带头保守国家机密，遵守纪律和制度。凡是送给他的文件、报告、信件，只有他和他的机要秘书可以看，未经他本人指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私自翻阅。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要求，对他的亲属及孩子也同样不例外。

当时，给他担任机要秘书工作的是徐业夫同志。他是位红军干部，为人憨直、诚恳，跟随主席多年，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徐秘书此时患着不治之症，住院治疗，这更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总希望徐秘书能康复，回来继续工作。所以这个时期的秘书工作（收发文件）由我代理。

毛泽东由于视力原因，开始让我为他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给他听。也就是从这时起，工作人员开始代他在他所批示的文件上，照他的意见画圈并签署意见。

1974年8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这种病是在黑眼珠的瞳孔位出现白色反光，使晶状体变混浊。毛泽东的病发现和确诊后，没有快速见效的治疗办法，从医学上讲，经过几个阶段，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熟期。经过这几个时期，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才能考虑治疗措施。这就是说得了这种病只能等待，待其成熟了才能采取手术措施。

毛泽东患眼病，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只有领导毛泽东医疗组的工作的周恩来等极少几个人知道，全国人民就更不知道这一情况了。他们几人了解情况后都关心和支持毛泽东这里的工作，特别是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周恩来处处为毛泽东着想，处理各种事情都是那么入微入细。这类事说也说不完，由于篇幅的原因我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毛泽东患病期间，为了加强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在周恩来治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无论工作多忙，都用很多精力抓毛泽东疾病的治疗工作。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对毛泽东的每一次治疗和医疗组的工作都是全力以赴地支持，为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做

了许多工作。

1975年一个春光明媚、柳絮飘飞的日子，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为毛泽东会诊。我带他们同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以微弱的视力扫视着大家，并且一一同大夫们握手，其中有一位是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但看上去却是位名副其实的白面书生。毛泽东边同他握手边问他叫什么名字。唐大夫以洪亮的声音告诉毛泽东他叫：“唐由之。”这3个字读音刚落，毛泽东的兴致即刻表现出来，他认真而又费力地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个‘由之’的名字。”此时毛泽东双目虽然呆滞，但背起诗来抑、扬、顿、挫，富有感情。他背诵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虽然年逾古稀又在病中，但记忆仍不减当年。他竟出口一字不漏地背出这首诗，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

毛泽东读时湖南口音重，加上讲话不清楚，这首诗完完整整得听清，是不可能的。在唐由之大夫的要求下，毛泽东在一张白纸上亲手写下鲁迅先生的这首诗，赠给唐大夫。

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乐观地对待疾病。在这漫漫的“黑夜”中，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1975年8月，医疗组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实施手术的意见和方案。经中央领导医疗组工作的同志审阅批示后，又报告了毛泽东本人同意，便开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这种手术属一般性的小手术，但这手术是给伟大领袖做的，手术刀就变得那么沉重，责任太大。为此，医生们慎之又慎。

为使毛泽东方便，手术室就设在毛泽东住处的卧室和客厅中间的一间小厅内，经过严格的消毒，摆放几样必要的医疗器械，即成了一间清洁、安静的小手术室。

给毛泽东做眼睛手术的主刀是唐由之大夫，他是医术严谨又熟练的名家。

满身披挂的唐大夫从容不迫地为毛泽东做了白内障针拨手术。手术虽然只有7.8分钟，但这把小手术刀的分量，却重似千斤。

在给毛泽东做手术之前，我们已用电话报告了正在病中的周恩来，还



有其他几位负责毛泽东医疗工作的领导同志。他们得知后都来到毛泽东住处。特别是周恩来当时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但他听说毛泽东要做眼睛手术，便将自己的病置之度外，坚持要到手术现场。当我在游泳池的大厅见到周恩来时，我问他：“总理，您有病，怎么还来呢？”他笑着说：“我的病不要紧，应该以主席的健康为主。”他们亲临毛泽东住处坐镇。他们怕干扰毛泽东的手术，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离去。

这次手术正如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非常成功。一周后当毛泽东摘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他眨眨眼，看着看着，他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他又指指墙壁说：“那是白的。”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从此结束了他经受的 600 多个不明的日日夜夜。在场的人都为这次眼睛的针拨手术的成功而高兴、庆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喜悦的笑容。

毛泽东因病未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5 年 10 月下旬，周恩来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毛泽东的话。每当毛泽东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毛泽东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都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 305 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 10 点，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

侧身听着文件。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卧室，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恩来的逝世，毛泽东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4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问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泽东，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我意识到他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毛泽东不无歉意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理解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等人，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

他让我送给他用惯了的那只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深切的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